

《囚蝶》

作者: 慘汁酒田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Ch.1-我係呀雙

第一章：我係呀雙

我叫呀雙，今年三十二歲，係一個全職外賣仔。

你冇聽錯，我係一個外賣仔。每日踩住架電單車，穿梭喺香港嘅大街小巷，將一盒盒熱辣辣嘅飯盒送到唔同嘅人手上。呢份工，冇人會覺得有咩出息，但我好鍾意。

因為我坐過監。

兩年前，我仲係一間投資公司嘅小文員。每日返工放工，打吓文件，沖吓咖啡，過住一個普通打工仔嘅生活。直到有一日，公司俾人查出詐騙，成間公司嘅員工全部俾人拉晒，包括我。

我有做過任何犯法嘅嘢。我同法官講：「我唔知老闆做緊乜，我只係一個文員。」但係法官唔信，陪審團都唔信。佢哋望住我嘅眼神，好似我係一個大騙子咁。屌，我真係唔知㗎嘛，你估我係集團幕後黑手咩？我連公司盤數都未睇過，我只係一個月搵萬幾蚊嘅小薯仔。

最後，我俾人判咗兩年。

我仲記得，出獄嗰日，我行出嗰道鐵門，望住天空，深呼吸咗一下。兩年嚟，我第一次聞到冇鐵鏽味嘅空氣。嗰一刻，我同自己講：我以後嘅人生，唔會再俾人鎖住，唔會再俾人控制，唔會再俾人話我係邊個嘅同黨。

但係，當我去見工嘅時候，我發現，就算出咗監獄，呢個社會對我都係一個更大嘅囚籠。我每次好坦白咁同人講「我坐過監」，佢哋嘅眼神就會變——由好奇變成戒備，由戒備變成拒絕。「我哋會再聯絡你。」佢哋話，但係從來冇聯絡過。屌，講到明唔請咪得囉，扮晒嘢做咩啫？

後來，我放棄咗。我買咗架二手電單車，開始做外賣。

呢份工，冇人會問你嘅過去，冇人會理你坐過監未。你只需要準時將個飯盒送到客人手上，然後講一句「多謝，食飯喇」，就係咁簡單。

我鍾意呢種簡單。我鍾意風吹過塊面嘅感覺。我鍾意冇人可以控制我嘅時間。我最鍾意嘅，我終於可以自己話事。

直至有一日，有份訂單係去一個豪宅。

然後，我遇到佢。

Ch.2-獨居中女

第二章：獨居中女

嗰日，我接到一張單。送餐地址係半山一個豪宅嘅頂層單位，餐點係一碗白粥、一碟菜心、同埋一杯熱檸水。

我望住張單，覺得有啲奇怪。住得半山豪宅嘅人，通常都係叫啲高級日本料理、法國菜、或者至少都係酒店級嘅中餐。叫白粥菜心？呢個人，唔通病咗？定係佢係一個好有錢但係好孤寒嘅人？屌，有錢人嘅世界我真係唔明。

我冇諗太多，開住架電單車，穿過中環嘅繁忙街道，沿住半山嘅蜿蜒山路，去到個幢豪宅。

呢幢豪宅，係個種你睇電視劇先會見到嘅級數——樓下有個著住西裝嘅「食蕉」，大堂嘅地板反光到可以照鏡，仲有幾部鍍金嘅升降機。我行入去嘅時候，個食蕉用一種好奇怪嘅眼神望住我，好似我係一個外星人咁。我望返自己，一件有污漬嘅外套，頭髮俾風吹到亂晒——係嘅係嘅明白嘅，我同呢度真係格格不入。

「送外賣。」我話。

佢望咗望我手中嘅保溫袋，然後點咗頭，幫我開咗升降機。佢個樣好似想講「你送完快啲走」咁。我上到頂層，出咗升降機，面前係一道好大嘅雙開大門。我揸咗門鐘。

等咗一陣，冇人應。我再揸。又等咗一陣，都係冇人應。

我準備打電話俾客人嘅時候，門終於打開。

開門嘅，係一個女人。

佢大概三十幾歲，長頭髮，皮膚好白，但係白得有啲唔自然，好似好耐冇曬過太陽咁。佢嘅五官好精緻，個樣有啲似某個電視台嘅女明星，但係佢嘅眼神好奷，好空洞，好似成個世界都同佢冇關咁。佢著住一件好薄嘅絲質睡袍，露出咗鎖骨同埋半截小腿。佢嘅身材好好——係真係好好個隻，唔係講笑，同埋你一眼就睇得出，呢個女人本身好有氣質。但係佢成個人散發住一種「我好唔舒服」嘅氣息。

「外賣到，多謝。」我話，喺保溫袋拎個餐出嚟遞俾佢。

佢接過個餐，然後忽然之間，佢嘅身體開始搖晃。

「小姐？你冇事呀嘛？」我問。

佢冇答我。佢嘅對眼開始反白，然後成個人就向後跌咗落去。

我本能咁伸手出去，接住佢。佢嘅身體好輕，輕到好似一張紙咁。我尷尬尷尬咁抱住佢，企喺佢嘅豪宅門口，唔知點算好。

我可以就咁放低佢，然後走，或者落返樓通知保安。送外賣嘅，冇責任照顧一個暈低嘅客人。但係，我望住佢塊面，望住佢緊閉嘅雙眼，望住佢微微顫抖嘅嘴唇，我忽然之間，覺得冇辦法就咁樣走咗去。

我吸咗一口氣，然後抱起佢，行入咗佢嘅屋企。

我同自己講：呀雙，你份人就係咁，見到人哋有事就忍唔住。呢個係你嘅優點，亦都係你嘅缺點。算啦，反正都係咁，幫人幫到底啦，有咩事到時先再算。

Ch.3-照顧

第三章：照顧

佢嘅屋企，大得好誇張。

客廳嘅落地玻璃窗可以望到成個維多利亞港，梳化係意大利進口嘅皮革，地板係雲石，牆上面掛住幾幅抽象畫，全部都係你喺畫廊先會見到嗰種級數。

但係，呢間屋，冇任何「人味」。冇相架，冇雜物，冇任何可以話俾你知「有人喺度生活」嘅痕跡。呢度，似一個示範單位多過一個屋企。我望住呢間屋，忽然覺得，住喺度嘅人，一定係好寂寞。

佢隻手冇力咁掂住梳化邊，指甲蒼白，似一朵俾人遺棄嘅蝴蝶標本。我將佢放喺梳化上面，然後搵咗條毯，幫佢蓋住。

佢塊面好紅，額頭好熱。佢發緊燒。

我搵咗條毛巾，濕咗凍水，敷喺佢額頭上面。然後，我坐喺梳化旁邊嘅地下，等。

我唔知點解我要咁做。我只係覺得，冇辦法就咁樣走咗去。

過咗大概一個鐘，佢終於醒咗。

佢睜開眼，望住我，然後佢嘅眼神由迷惘變成驚慌。

「你係邊個？！你做咩喺我屋企？！」佢好大聲咁問，然後佢望咗望自己件睡袍，再望住我，對眼即刻充滿咗恐懼。「你...你有冇對我做過啲咩？！」

「冇！冇！」我即刻企咗起身，雙手舉高，好似俾警察用槍指住咁。「你頭先開門嘅時候暈咗，我只係扶你入嚟，幫你敷毛巾，乜都冇做過！我發誓！如果我有做過任何嘢，我以後冇得再送外賣！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仲係好驚慌。

「你走！」佢大聲嗌。「你即刻走！你唔走我報警㗎！」

我望住佢，冇反駁。我點咗頭，然後轉身行咗出去。

我企喺升降機入面，望住鏡中嘅自己。我著住一件有污漬嘅外套，頭髮俾風吹到亂晒，成個樣就係一個普通嘅外賣仔。

我明白佢點解會驚。

一個女人，一個人住，突然間暈低，醒返嘅時候見到一個陌生男人喺自己屋企——係人都會驚。老實講，如果我係佢，我都會驚。我個樣雖然唔係賊眉賊眼，但係都唔係咩正人君子look。呢啲情況人哋唔當我係白咭佬都偷笑啦。

我冇怪佢。

Ch.4-第二次見面

第四章：第二次見面

之後嗰幾日，都係外賣嘅生活。

我有諗過嗰個女人。唔知佢好返未？佢咁都唔去睇私家醫生？唔知佢啲碗白粥，最後有冇食到？但係，我只係一個外賣仔。我冇資格去關心一個住半山豪宅嘅女人。我只係一個送完餐就走嘅過客，連佢叫咩名都唔知。

直到有一日，我又收到一張單。送餐地址，係同一個地方。半山豪宅，頂層單位。

今次嘅餐點，唔係白粥，而係一碗雲吞麵、一碟菜心、同埋一杯熱檸水。

我望住張單，猶豫咗一陣。最後，我接咗。屌，我認啦，我係有少少想再見到佢，確認吓佢係咪仲在生。

我上到去，揸門鐘。今次，門好快就打開咗。

佢企喺門口，著住一件好簡單嘅T恤同牛仔褲，個樣比上次精神咗少少，但係仲係好蒼白。佢見到我，呆咗一下。

「係你。」佢話。

「係我。」我話，遞咗個餐俾佢。「雲吞麵，菜心，熱檸水。今次冇白粥啦，食啲有味道嘅嘢啦。」佢接過個袋，沉默咗一陣。

「上次...」佢開聲，把聲好細。「上次，對唔住。我誤會咗你。我嗰陣好驚，所以...」

「唔緊要，我知。」我話。「你嗰陣病到暈低，係人都會驚。如果我係你，我可能仲癲，會拎個煲打落個陌生人頭上面。」

佢忍唔住笑咗一下。係嗰種好叻、但係好真誠嘅笑容。

「多謝你。」佢話。「我嗰日發高燒，如果唔係你幫我敷毛巾，我可能已經燒到傻咗。」

「哦。」我話。「咁你而家好返未？」

「好返啲啦。」佢話，然後佢猶豫咗一下。「你...你介唔介意入嚟坐一陣？我想請你飲杯嘢，當係多謝你。」

我望住佢，沉默咗一陣。

正常嚟講，我係唔會入客人屋企嘅。我份人好有原則——送外賣就係送外賣，唔會同客人有太多交集。呢個係我嘅專業操守。

但係，唔知點解，我點咗頭。

「好呀。」我話。屌，原則呢？我嘅原則去咗邊？

Ch.5-娜娜的故事

第五章：娜娜嘅故事

佢叫娜娜。

佢斟咗杯咖啡俾我，然後我哋坐喺佢個望到成個維港嘅客廳入面，開始傾計。

「你一個人住？老公呢？冇請工人姐姐咩？」我一口氣咁問佢。我覺得我哋已經熟咗少少，我開始敢問多少少嘢。

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苦笑咗一下。

「我單身。唔鍾意請傭人，我鍾意自己一個人。」娜娜繼續話：「我係秘書，仲係網紅嚟㗎，哈哈。」見佢苦笑：「不過係以前嘅事啦。」

「網紅？」我問。

「你唔知咩？以前IG個個《Korea

NaNa》娜娜呀，成日放相同直播保養心得個個呢。」佢笑咗一下，但係笑容有啲苦澀。「但係而家諗返，個陣嘅自己，原來係好幸福。」

佢停咗一停，然後繼續講。

「後尾我鍾意咗一個男人。佢好Hea，成日唔記得剃鬚，個樣好頹，但係佢做嘢好認真，對人好真誠。佢係我呢世人見過最奇怪嘅男人——表面上好似乜都唔在乎，但係實際上好有擔當。」停咗一停，望咗我一眼，然後細細聲講：「你知唔知，你同佢有啲似。尤其係你唔剃鬚個個樣。」

佢嘅眼神好似望住好遠嘅地方。

「但係，佢唔鍾意我。佢身邊已經有另一個女仔。我好傷心，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。」

「就係個陣，我遇到個有錢佬。佢對我好溫柔，好大方，令我覺得自己好似好特別咁。我以為自己終於搵到幸福。點知...」佢嘅笑容變得好苦。「佢只係當我係一個花瓶，一個被收藏嘅玩具。佢仲有好多女人，我唔係佢唯一一個。佢將啲病菌帶咗俾我，然後就消失咗。我連佢而家喺邊都唔知。」

佢喊咗出嚟。

我坐喺度，望住佢喊，唔知應該講咩好。

呢個女人，佢表面睇落好幸福——住豪宅，有錢使，唔使做嘢。但係實際上，佢只係一個俾人困住嘅蝴蝶。翅膀再靚都飛唔出。有病、冇人理、冇人關心。

有錢又點？佢連一個可以傾心事嘅人都冇。

「你叫咩名？」佢忽然問我。

「呀雙。」我話。

「呀雙。」佢重複咗一次，然後笑咗一下。「好奇怪嘅名。」

「我阿爸阿媽改嘅。」我話。「佢哋話，雙即係一對，即係唔會孤單。不過最近呀媽走埋，而家嘅我一個人都有，個名改得好諷刺。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一陣。

「你而家孤單嗎？」佢問。

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，我唔知點答。

我日日送外賣，踩住架電單車穿梭喺城市入面，見到好多人，但係冇一個係真正認識我嘅。我嘅過去，我嘅恐懼，我嘅夢想，冇人知，冇人想知。我曾經係一個騙子（至少法律上係），我而家係一個外賣仔，我將來係咩？冇人care。

「孤單。」最後我咁樣答。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溫柔。

「我都係。」佢細細聲講。

Ch.6-朋友

第六章：朋友

之後個大半年，我同娜娜變咗朋友。係真正嘅朋友，唔係客同外賣仔個種。

我每次送外賣經過佢個區嘅時候，都會特登接佢嘅單。佢每次都係叫一啲好簡單嘅嘢——白粥、雲吞麵、菜心。佢話，佢而家食唔到太油膩嘅嘢，因為佢嘅身體好虛弱。食完藥之後成日想嘔，得白粥呢啲清淡嘢先頂得順。

有一次，我送完餐之後，佢問我：「你可唔可以留低陪我傾一陣計？」

我笑住講：「可以呀。換轉其他人就未必得。因為個個師兄師姐都係分秒必爭嘅。」

我哋傾咗好耐。內容都係佢以前嘅生活——佢秘書嘅生活，網紅同粉絲嘅互動，成日俾人叫「韓國娜美」，俾同事笑佢整容隆胸。佢話佢個陣好憎呢個花名，但係而家諗返，其實覺得個陣嘅佢先至係最幸福。

「個陣我仲係一個正常嘅人。」佢話。「而家，我只係一個有病嘅情婦。連出街都驚俾人望，驚俾人知道我嘅秘密。」

「你唔係。」我話。「你係一個好堅強嘅女人。身體咁虛弱，仲咁努力靠自己生活。」

佢望住我，笑咗一下。「你成日都咁樣安慰我嘅？做咩呀？想媾我呀？」佢嘅笑容，有少少苦澀，但係我好鍾意見到佢笑。

因為個一刻，佢至少仲肯笑。

「哇，講呢啲。」我話。「因為我覺得我同你好似。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一陣，然後笑咗。

日子一日一日咁過。我開始期待每一次見到佢。佢嘅笑容，佢嘅溫柔，佢嘅堅強，全部都令到我覺得，呢個女人，好特別。我開始覺得，呢隻蝴蝶，其實從來都冇放棄過飛。

但係，我知道，我同佢，係兩個世界嘅人。

佢住半山豪宅，我住深水埗唐樓。佢以前係網紅，我係一個坐過監嘅外賣仔。

我配唔起佢。呢個唔係自卑，呢個係事實。

Ch.7-表白

第七章：表白

有一晚，我去送餐俾佢。

佢開門嘅時候，著住一條好靚嘅連身裙，化咗淡妝，成個樣好靚。我見到佢咁樣，心入面即刻有一種唔好嘅預感。

「你做咩呀？今日咁隆重？你約咗人呀？」我問。

「我有嘢想同你講。」佢話。

我入咗去，坐喺梳化度。佢坐喺我對面，深呼吸咗一下。

「呀雙。」佢話。「我想同你講，我鍾意你。」

我成個人呆咗。成個腦好似俾人揪咗pause掣咁，空白晒。

「你...你講咩呀？」我問。我聽到我把聲好蠢，但係我控制唔到。

「我話，我鍾意你。」佢重複，把聲好認真。「你呢幾個月，每日都嚟見我，陪我傾計，照顧我。你係唯一一個，唔嫌棄我有病嘅人。你係唯一一個，令我覺得自己仲有價值嘅人。」

佢停咗一停，然後繼續講。

「我想同你一齊。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亂。

我唔係冇感覺。我對佢，有好感。佢係一個好女仔——善良、堅強、溫柔。佢係我呢幾年嚟，唯一一個令我覺得「原來我仲係一個人」嘅人。

但係，我唔可以。

我吸咗一口氣。

「娜娜，對唔住。」我話。「我唔可以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有啲紅。「點解？係因為我有病？」

「唔係。」我話。「我唔係因為你有病而拒絕你。我拒絕你，係因為我唔想你因為感激我而同我一齊。你而家好孤單，好需要人照顧，好需要一個依靠。但係，呢個唔係愛情。呢個只係感激。如果我而家接受咗你，我就係利用緊你嘅脆弱，我就係一個仆街。我唔想做一個仆街。」

佢望住我，冇出聲。

「等你病好返之後。」我繼續講。「如果你個陣仲係鍾意我，到時先再講，好冇？」

佢沉默咗好耐。

然後，佢點咗頭。

「好。」佢細細聲講。佢嘅眼神，有一種我睇唔透嘅嘢——好似係失望，又好似係佩服。

Ch.8-變賣豪宅

第八章：變賣豪宅

之後一個月，娜娜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。大膽到我睇到WeChat嗰陣，差啲跌咗落床。

佢變賣咗嗰間豪宅。

「我做咩要留低呢度？」佢企喺深水埗細單位嗰個好窄嘅窗前面，望住外面密密麻麻嘅舊樓同招牌，把聲好平靜，但對眼有光。

「以前嗰度大係大，但只係一個高級啲嘅籠。我想好似你咁，吹風嘅時候，知道架車係自己開緊嘅。」

佢停咗一停，然後繼續講：「嗰個男人消失之前，唔知係心虛定係扮大方，竟然將呢間豪宅過咗落我個名下。亦都因為咁，我先有機會將呢個籠賣走。」

佢用賣樓嘅錢，喺深水埗買咗個小單位，同我住嘅唐樓隔幾條街。

第一日搬入嚟嗰陣，佢著住件普通T-shirt，手腳笨拙咁抹緊張舊木枱。塵埃喺空氣入面飛，佢被嗆到咳咗幾聲，但佢冇皺眉，反而笑咗。

嗰種笑，同佢喺半山豪宅嗰陣嗰種敷衍、空洞嘅笑容完全唔同——係一種呼吸到真實空氣嘅笑。

佢開始接受治療。每個禮拜睇私家醫院，打完抗生素之後，佢塊面會白到好似一張紙，覆診完行返唐樓梯級，每行幾級都要扶住扶手喘氣。

「醫生話，個病影響到盆腔，要至少留院同打兩個禮拜針……」佢有一日坐喺幾尺闊嘅梳化上面，手心捏住張覆診紙，指節用力到發白。佢把聲好輕，但我睇得出，佢咬緊牙關撐落去。「雙，如果唔係有你……我真係會以為自己已經死咗喺半山。」

呢個女人，真係好有種。我喺佢身邊望住佢，忽然之間，我覺得自己好似一個冇用嘅人。

我每日送完外賣之後，都會去探佢。我會買佢鍾意食嘅雲吞麵俾佢（雖然佢成日話我買嗰間唔夠佢以前食開嗰間好食），會陪佢傾計，會幫佢打掃屋企。

「你成日嚟照顧我，你唔劫咩？」佢有一日問我。

「唔劫。」我話。「我份人好自由嘅，想嚟就嚟，想走就走。冇人可以迫我。」

佢望住我，笑咗一下。「你成日都話自由自由，自由對你嚟講，真係咁重要咩？」

我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話：「你知唔知坐過監係咩感覺？」

佢搖咗搖頭。

「坐過監嘅感覺，就係你嘅人生，完全唔係你自己控制嘅。」我話。「你幾時食飯、幾時沖涼、幾時瞓覺，全部都係人哋話事。你冇得揀。你唔係一個人，你係一個號碼。」

「就算係探監嘅人都冇得揀。」我停咗一停。「嗰陣我阿媽嚟探我，想買個橙俾我食，但係小食部得蔥油餅。佢就咁企喺度，望住塊蔥油餅，喊咗出嚟。就連一個橙，佢都冇得揀。」

我停咗一停，然後繼續講。

「所以我出返嚟之後，我同自己講，我以後嘅人生，一定要自己話事。我唔要再俾人鎖住，唔要再俾人控制。我要做自己想做嘅嘢，去自己想去嘅地方，愛自己鍾意嘅人。呢個，係我用兩年時間換返嚟嘅教訓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好溫柔。

「咁你而家鍾意邊個？」佢問。

我望住佢，冇出聲。

屌，呢條問題，我真係唔識答。

Ch.9-第二次表白

第九章：第二次表白

有一晚，我去探娜娜。

佢嗰日啱啱做完治療，個樣好叻，但係佢見到我的時候，都係笑咗一下。

「你又嚟啦。」佢話。

「係呀，我帶咗雲吞麵俾你。」我話。「今日轉咗間舖頭，你試吓好唔好食。」

我哋坐喺佢個細細嘅客廳入面，食住雲吞麵。佢食咗幾啖，然後放低筷子。

「呀雙。」佢話。

「嗯？」

「我想再問你一次。」佢望住我，對眼好認真。「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？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痛。

佢比起上次，更加瘦，更加蒼白。佢嘅病仲未好返，佢仲係好需要人照顧。我好想攞住佢，話俾佢知

「好，我同你一齊」。

但係，我仲係唔可以。

「娜娜。」我話，把聲有啲沙。「我唔可以。」

佢望住我，對眼開始有啲紅。「又係因為感激？我而家唔係因為感激你先咁講。我真係鍾意你。我諗得好清楚。」

「我知。」我話。「但係今次，問題唔係你。係我。」

「你？」佢呆咗。

「我係一個坐過監嘅人。」我話，把聲好細。「我嘅過去，會跟住我一世。你值得一個更好嘅人。一個可以同你光明正大咁行喺街上面嘅人。」

佢望住我，沉默咗好耐。

「你覺得我會介意你坐過監？」佢問。

「你可能而家唔介意，但係將來呢？」我話。「你嘅朋友會點樣睇你？你嘅家人會點樣睇你？出邊嘅人會點樣睇你背後講你？『佢男朋友坐過監㗎』、『佢係咪都係騙子㗎㗎』——你頂得順呢啲說話咩？你諗清楚，唔好一時衝動。」

佢望住我，忽然之間，佢好大聲咁講：「我唔care！」

我呆咗。

「我唔care你坐過監！我唔care人咁點樣講！我淨係知，你呢個人，係真心對我好嘅！你係我呢世人，遇到最好嘅人！」佢喊住咁講。「點解你要用你嘅過去，去懲罰你嘅未來？你坐過監，咁又點？你已經為咗你冇做過嘅嘢償還咗啦！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似俾人用刀割咁。佢講得好啱，但係我嘅恐懼，唔係咁容易可以克服。

「等你病好返之後。」最後我咁樣講，把聲沙晒。「如果你個陣仲係鍾意我，到時先再講，好冇？」

Ch.10-飛

第十章：飛

娜娜嘅治療慢慢見效，佢塊面開始有返血色，唔再係之前嗰種死人白。

有一日，佢約我去行山。去到山頂，山風吹亂咗佢長頭髮。佢張開雙臂，深呼吸咗一口大帽山嘅空氣，望住下面密密麻麻嘅城市。

「我以前住喺半山豪宅嘅時候，每日望住個海，覺得成個世界都好遠、好假，好似隔住一層厚玻璃。」佢回過頭望住我，嘴角微微揚起。「但係而家腳踏實地行上嚟，我覺得成個世界都好近，連空氣都係甜嘅。」

我望住佢。山頂嘅陽光照喺佢身上，勾勒出佢堅定嘅輪廓。

呢個女人，已經唔係幾個月前喺豪宅門口暈低、連門都不敢出。佢靠自己嘅勇氣，一步一步撕走咗身上嘅標籤。以前嘅佢，係一隻被囚喺金籠入面嘅蝴蝶——個籠好大，鍍金，但係佢飛唔到。

而家，佢生出咗屬於佢自己嘅翅膀。

娜娜已經降服咗心魔，咁我呢？

我伸手入衫袋，握緊嗰條電單車車匙。

我口口聲聲話自己鍾意自由，但我依然縮喺「我坐過監」、「我係個外賣仔」呢啲盾牌後面。

真正被囚禁嘅人，其實一直都係我。佢係一隻重生嘅蝴蝶，而我，先至係嗰個困住自己嘅囚籠。

我仲係俾自己嘅過去困住。

我仲係一個用「我坐過監」做藉口嘅懦夫。

Ch.11-溫柔的撫慰

第十一章：溫柔嘅撫慰

當晚返到佢深水埗個細單位，我哋兩個都劫。娜娜沖完涼，著住一件寬鬆嘅白色棉質睡衣，坐喺梳化上面，頭髮未乾，濕漉漉咁貼住膊頭。

我坐喺佢隔離，本來只係想傾陣偈就走。但係佢突然側過頭，望住我，把聲好輕：

「雙.....你可唔可以.....攞住我？我想你摸吓我.....」

我呆咗呆，心跳暴跳快咗半拍。

「我知自己仲喺度打緊針睇緊醫生，下面發緊炎，我哋做唔到啲嘢事.....」佢把聲有啲抖，對眼閃過一絲卑微同害怕，「但係我好耐冇試過俾人好好咁撫摸過.....我成日覺得自己好髒、好似壞咗咁。你可以.....幫我嗎？」

我望住佢，個心好酸，好痛。眼前呢個女人，唔係要尋求快感，佢只係需要被一個真心嘅人溫柔對待。

「好。」我聲音沙啞。

我伸出手，先係輕輕將佢捧住面頰，指腹擦過佢嘅眼角。娜娜閉上眼，身體稍微鬆咗落嚟。我嘅手指慢慢向下，摸過佢嘅鎖骨，再輕手滑入佢薄薄嘅睡衣布料入面。

知道佢身體仲虛弱，我嘅動作好慢、極度小心。我用手掌撫過佢微微起伏嘅胸膛，隔住內衣輕輕按壓，指尖撫摸住佢嘅乳尖。佢微弱咁哼咗一聲，身子往我懷裏靠。

我另一隻手環住佢嘅細腰，將佢緊緊貼住自己。我避開咗佢敏感發炎嘅部位，只係用手掌喺佢大腿內側同小腹上面溫柔咁打圈、撫摸，帶俾佢皮膚傳遞嘅溫度。

「雙.....好舒服.....好正.....」佢將頭靠喺我膊頭上，細聲喘氣。

我嘅手喺佢身上掃，每一次觸碰都似喺度拼湊一個碎落咗嘅標本。我感覺到自己褲襠開始發熱、發緊，但我死死克制住。我同自己講：呀雙，佢信任你，你絕對唔可以趁人之危，更加唔可以傷到佢嘅身體。

我就咁攞住佢，摸咗佢好久，直到佢嘅呼吸逐漸平穩，眼神充斥住被愛護嘅滿足感。

我幫佢拉好睡衣，將佢扶到床上蓋好被子。

「多謝你.....」佢把聲帶住睡意，「多謝你冇嫌棄我.....」

我喺佢額頭輕輕吻咗一下。「快啲瞓啦，病會好快好返嘅。」

嗰晚我返到屋企，衝入廁所，用番梘狂搓咗幾次手。我唔係覺得佢污糟——我只係想將嗰種「差啲失控」嘅感覺，一齊沖走。原來真正的溫柔，係學會為對方克制自己嘅欲望；而自由，原來真係可以同另一個人分享嘅。

Ch.12-懦夫連幸福都害怕

第十二章：懦夫連幸福都害怕

娜娜嘅病，終於完全好返晒。

嗰日，我去探佢。佢開門嘅時候，著住一條好簡單嘅白色連身裙，個樣好精神，好靚。我望住佢，忽然之間，我覺得佢好似發緊光咁。

「我有嘢想同你講。」佢話。

我入咗去，坐喺佢個細小但暖洋洋嘅客廳。佢企喺我面前，兩隻手緊緊交疊喺身前，深呼吸咗一下。

「呀雙，我——」

「等陣。」我截停咗佢，企咗起身。

佢呆咗呆，眼神有少少閃爍。

我望住佢，望住呢個換上簡單白裙、眼神清澈嘅女人。佢已經好返，佢嘅人生已經重新踏上軌道。佢唔再需要我送外賣，唔再需要我扶佢，佢甚至可以飛得好遠。

握住拳頭嘅手慢慢鬆開，我第一次冇喺佢面前低頭。

「今次，俾我講先。」我把聲有啲沙。

佢點咗點頭，眼眶微紅，靜靜咁望住我。

「我呢幾個月，一直將『我坐過監』、『你只係感激我』嚟做藉口拒絕你。」我吸咗一口氣，望住佢雙眼。「但其實，我係怕。我怕同你一齊之後，街邊人嘅眼神、背後嘅指指點點，會變成一個新嘅監獄，將我哋兩個再次鎖入去。」

佢想開口，我輕輕搖咗搖頭。

「但係今日望住你，我先明白——逃避所有嘢，唔係自由，嗰度只係荒漠。」我行前咗一步，拉近咗我同佢嘅距離。「真正嘅自由，係你有勇氣去揀你嘅束縛。」

我伸手，輕輕掂一掂佢少少震嘅手掌。

「娜娜，如果一定要有一個籠.....我揀俾你困住。」

佢望住我，冇出聲。

對眼開始有啲紅。

「你...你咩意思呀？」佢細細聲問。

「我意思係，我想同你一齊。」我話。「我想同你一齊行山，一齊食雲吞麵，一齊睇風景。我想同你有一個自由自在嘅未來。唔係因為你可憐，唔係因為我同情你，而係因為——我真心鍾意你。我愛你。」

佢喊咗出嚟。

然後，佢攞住我。

「我等咗你呢句說話，等咗好耐。」佢喺我耳邊細細聲講。「你知唔知，我等咗幾耐？」

我攞實佢。

「多謝你等我。」我話。「多謝你冇放棄我呢個懦夫。」

之後嗰幾個禮拜，佢嘅治療終於見到盡頭。

醫生話，炎症已經清晒，可以恢復正常生活。

Ch.13-身心合一

第十三章：身心合一

表白之後個晚，我哋第一次真正一齊馴喺張窄窄嘅雙人床上面。

娜娜嘅病已經完全康復，醫生證實咗可以恢復正常生活。窗外月光灑喺床單上，佢轉過身，兩隻手環住我個頸，眼神比任何時候都要熱烈同堅定。

「雙.....今次，我想將自己完全交俾你。」佢把聲帶住微微嘅顫抖，卻係無比明確。「我哋唔再需要克制，我想感受到你完整嘅愛。」

我著迷咁望住佢，輕輕吻上佢嘅嘴唇。今次嘅吻唔再係試探，而係充滿愛意與渴望嘅深吻。我嘅手沿住佢腰線撫摸，褪去咗她嘅白裙。

我用唇舌點燃佢肌膚嘅每一處——從鎖骨、乳房，一路向下滑到佢嘅平坦小腹。娜娜雙手緊緊扣住我嘅頭髮，下身不自覺咁微微抬起，帶住羞澀與期待。

當我手指再次輕柔撫過佢嘅私處時，佢已經完全濕透。我試探咁用中指同無名指探入入面，感覺到佢溫熱而緊緻嘅包裹。

「雙.....」佢仰起頭，發出迷人嘅呻吟，「我要.....」

我抬起佢雙腿，對準入口，慢慢將自己挺入。那一刻嘅緊實與包裹感，令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。娜娜緊緊皺咗一下眉，隨即雙手抱緊我嘅背脊，喺我耳邊細語：「唔痛.....雙，郁啦.....」

我開始有節奏咁抽送，由慢到快，每一次撞擊都伴隨住佢嬌柔嘅呻吟。我哋喺呢張狹窄嘅床上面，感受住彼此嘅體溫同心跳。呢一刻唔單止係肉體嘅交合，更係兩個曾經被命運折磨嘅靈魂，喺極致嘅信任裏面徹底融合。

「雙.....我愛你.....好愛你.....」娜娜嘅呼吸越來越急促，雙腿死死纏住我嘅腰。

我加快咗速度，每一次都深深咁插入最深處。喺一陣陣痙攣同歡愉嘅高潮中，娜娜緊緊勒住我，發出一聲滿足嘅尖叫；而我也喺最後幾下猛烈嘅抽送後，將自己嘅熱情全部釋放喺佢體內。

我伏喺佢身上，大口大口咁喘氣。娜娜擁抱住我，撫摸住我濕透嘅背脊，嘴角掛住幸福嘅微笑。

「我愛你。」我喺佢耳邊講。

「我都係。」佢把聲沙啞，但係無比清楚。

尾聲：囚蝶

尾聲：囚蝶

而家，我同娜娜一齊住喺深水埗個細單位入面。

我仲係一個外賣仔。每日踩住架電單車，穿梭喺城市入面。但係而家，我知道，每晚收工之後，有人喺屋企等我。有人會問我「今日返工點呀」，有人會煲湯俾我飲，有人會鬧我「你做咩又唔剃鬚」。

娜娜開咗一個新嘅IG account，重新做佢嘅KOL。佢而家唔再post啲啲奢華嘅生活相，而係分享佢嘅治療經歷，鼓勵其他有類似經歷嘅人。佢嘅followers比以前少咗好多，但係佢話，呢啲followers，全部都係真心支持佢嘅人。

「我以前有三萬幾個followers，但係冇一個係真正關心我嘅。」佢話。「而家我得幾百個，但係每一個都係真心。呢啲先係真正嘅幸福。」

有一晚，我同娜娜喺中環食完飯行街。我哋一齊坐喺叮叮上層，望住窗外，流過一張又一張、十秒後會被遺忘嘅臉孔。

叮叮行緊啲陣，風吹埋嚟好舒服。娜娜個頭捱落我膊頭度。我冇出聲，佢都冇出聲。我哋只係一齊望車外嘅街景。

過咗一陣，娜娜忽然捉住我隻手。

「多謝你。」佢細細聲講。

「多謝咩？」

「多謝你嗰日送外賣上嚟。」佢話。「如果唔係你，我可能仲係被困喺個金色嘅籠入面。我可能已經死咗。」

我捉實佢隻手。

「如果唔係你，我可能仲係一個俾過去困住嘅人。」我話。「所以，多謝你。你救咗我，我都救咗你。我哋打和。」

佢望住我笑。

我哋冇再講嘢，只係拖住手，叮叮繼續行。

前面仲有好長嘅路。

但係，我哋冇諗過幾時落車。

我哋嘅人生，原來喺呢一刻先至開始。

起碼對我同娜娜嚟講——自由唔再係奢侈品。

佢係一隻識飛嘅蝴蝶。

而我，終於唔再係佢嘅囚籠。

我係佢嘅天空。

(《囚蝶》全文完)